

# 敦煌传奇（插图本）

## 目 录

莫高残梦 .....	( )
青鸟怨 .....	( )
沙月恨 .....	( )
阳关劫 .....	( )
天马泪 .....	( )
葡萄请 .....	( )
宝窟魂 .....	( )

# 莫高残梦

## 一、走投无路

清朝末年，朝廷腐败，灾荒连年，民不聊生。曾经在历史上大放光彩的甘肃河西地区也到处饿殍遍野，一片荒凉。

这一年，肃州巡防军又要抽调精壮兵丁去打仗，把一些老弱的士卒减了下来。老兵们谁愿白白去送死，都揣着饷银，早早儿回家了，只有一个人哭丧着脸从军营出来，独自在肃州城外的大路上徘徊。

他叫王圆箎，老家在距这肃州城数千里之外的湖北麻城。王圆箎前边有五个姐姐，就他老六是个男娃儿。满月这天，族长和村邻们都来喝满月酒。王老爹抱出胖儿子拜谢族长，请族长给娃儿起个金玉富贵的好名字。族长低头看看，见这娃儿圆头圆脸，胖乎乎的。他满心欢喜，笑微微撅起胡子，逗娃儿笑笑。谁料，那娃儿非但不笑，反而哇的一声，哭了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忽然一阵喧哗，门外进来一个痾和尚和一个跛道人。这一僧一道径直走到族长跟前，凑上去仔细端详起王老爹怀里的娃儿。说来也怪，那孩子一看见这两个生人，竟又咧开小嘴，嘿嘿笑了起来。

痾腿和尚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娃儿孽根未满，前程多舛，只有皈依佛门，方能修成正果。”

王老爹一听，赶紧跪在地上，紧紧把娃儿搂在怀里，连连磕头，说道：“请佛爷保佑，王家就这一个根苗……”

“还是放这孽种跟我们走吧，”跛脚道人不等王老爹说完，神色凝重地说，“如若不走，将后必会惹来祸端，贻害于万民百姓。”

族长忙起身施礼说：“两位师父有所不知，这王家已有五个女娃，就这一个宝贝儿子，还连个名儿都没有哩。今日是娃儿的满月，就请师父为娃儿起个好名儿，化凶为吉。庄稼人能够平平安安一生，也就足了。”

痾腿和尚看看跛脚道人，又看看王老爹怀里的孩子，说道：“也罢，就依族长所言。不过，佛门之外，贫僧实在难禳祸福。如今只有求助道家符箓，就叫圆箎吧。”说着，双手合十，低声念诵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念罢，同跛脚道人一起相互

搀扶，一瘸一拐走出院子，飘然而去。

就这样，王圆箎刚刚出世，便取了个道士的名字。村里人受那对怪人的影响，总觉得这孩子像是妖魔转世，不让自家的孩子跟他玩。圆箎爹妈心里也老是结着个心病。他们每年都要请一些和尚道士来家里念经禳灾。

小圆箎倒也乖觉，村里的孩子不跟他玩，就一个人帮着爹娘干农活。家里念经时，经文不爱听，却老要缠着和尚、道士讲那些唐僧取经、八仙过海的故事。后来，四个姐姐相继出了门，留下五姐、爹妈和他四口人，日子虽说不宽余，倒也还不短吃少喝。

那年，爹爹为圆箎订了门亲事，媳妇儿是邻村黄家湾人，跟五姐是个“换头亲”。两家人忙了大半年，一切都准备停当，刚刚择好吉日，正准备迎亲呢，不料，突然一场洪水，整个麻城一片汪洋，一家人全被洪水冲走了。王圆箎子然一身逃了出来，一打听，未过门媳妇一家人也都被洪水卷走了。村里几个侥幸逃出来的邻居，更是把他当成惹来洪水的鬼怪，老远就避开了，谁也不理他。

亲人的离散，邻里的敌视，使王圆箎越发感到痛苦和孤独。麻城已再没有任何依恋了，万般无奈，他只好一咬牙，上了武当山。武当是道教名山，山上戒律森严，他耐不住那份清苦，没多久，便又偷偷跑下山，一个人到处流浪。正巧，这时节左宗棠的湘军要扩充势力，在两湖招兵，王圆箎便参加了湘军，在军营里当了一名马夫。不久，湘军西进，他便又跟着队伍辗转来到肃州。

军队里，几乎天天都有人死在枪弹下。喂马的活儿虽说是苦点儿，总还不用直接端着刺刀往敌军的营垒里冲杀。王圆箎原想着，能就这样待在军营里，浑浑噩噩混上一生也就罢了，却万万没有料到，偏偏又被湘军推出军营不要了。自己的命运为啥就这样苦？难道果真像那痲和尚和跛道士所胡言乱语的，自己真会是什么孽根未满的鬼怪转世的吗？这样想着，他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抬头一看，却是走到了一条水渠边上。怎么会走到这里？他弄不清了，但见清澈的渠水正悠然向前流去。

这是祁连山上溶化的雪水，最清纯最甘甜了。平日里，他常常赶着军马到渠边来溜达，那是酒足饭饱之后来饮马的。今日看见渠水，顿觉口干舌燥，饥肠辘辘，这才想起已是一天没吃饭了。他想掬捧水喝，不想刚一弯腰，眼前登时冒起金花，便连忙伸手一抓，抱住一棵渠畔的杨树，迷迷糊糊中，觉得怒涛汹涌的洪

水，像是三十年前的那天早晨一样，铺天盖地而来。他猛一惊，揉揉眼睛再看时，渠里慢悠悠流的还是清澈见底的祁连雪水。

他呆呆地望着水渠，清粼粼的水波里，一位孤独的老人也正呆呆地瞅着他。“唉，既然孽根未满，还不如早点儿归去，何苦硬要在阳世上受这些熬煎。”王圆箎抬起脚，刚要往水里跳，忽听身后有人大声喊道：

“王军爷！”

## 二、患难相知

王圆箎回头一看，只见一个和尚身披袈裟，双手合十，向他施礼。这和尚约莫五十上下，慈目善面，不癩不跛，乍一看，怪面熟的，可一时又想不起到底是在哪儿见过。王圆箎愣了半天，还是认不出来，只好探寻地问：“这位师父……”

“贫僧四海云游，不问是你是我。”那和尚见王圆箎口中嗫嚅半天，认不出自己，也是一愣，便从怀里掏出只旧木钵，抓起一把糌粑放进钵里，递给王圆箎，缓缓地说：“吃点东西，军爷太累了。阿弥陀佛！”

王圆箎双手捧着木钵，糌粑的香味直往鼻子里扑。他饿极了，顾不得多想，抓起糌粑刚要往嘴里填，却猛地勾起了七年前的一件往事。

那时节，他所在的队伍还在凉州驻防。一次围剿乡民暴动，那仗打得很惨烈，去的人几乎都战死了。王圆箎腿上连中数刀，负了重伤。多亏他脑瓜儿机灵，眼看着已经逃不出去，混乱中，急忙拉过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盖在身上，才没有再遭戮杀。直到天黑尽，他偷偷从战场上爬了出来，强忍着疼痛，整整爬了一夜，天亮时，爬到一条河边。他渴极了，想喝口水，谁料刚把手往水里一伸，便什么都不知道了……

等他醒来时，太阳已升到中天了。刚才，他像是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，他驾着彩云，飘飘逸逸，回到了麻城。山，还是儿时的山；水，还是儿时的水，只是爹娘像是苍老多了。他们正在插秧，还有一个俊俏的女子也在帮爹娘干活。王圆箎急忙上前，喊了一声：“爹，娘！”乐得娘一下把他搂到怀里，疼爱地说：“箎儿呀，娘可把你盼回来了。这些年，你都干些啥呀，咋连一点儿音讯都不给家里捎？”说着，指了指旁边干活的那位女子，竟哽咽起来：“那是你那没过门的媳

妇。人家可是个好闺女，连你面都没见过一次，却孝顺顺侍候了我们这些年，快，过去给你媳妇道个不是。”

王圆箎偷偷瞟了那女子一眼，那女子也正拿眼瞅他。他连忙回转身，躬身施礼，喊了声：“娘子，苦了你了。”

“郎君，”那女子登时满脸通红，正要说话，爹爹突然厉声喊道：“箎儿尘缘未了，快快离开这里。”说着，猛地推了王圆箎一把。王圆箎只觉得全身一晃，像是又跌进迷迷糊糊的云雾之中……

他微微抬起眼皮，只见旁边坐着一个和尚，不远处，河水哗哗流着，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金光。那和尚慈目善面，正慈祥地盯着他，一看他醒了，顿时双手合十，打佛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接着，朝他高声呼喊：“军爷，醒醒，快醒醒！”

王圆箎睁开眼，再一看，自己身上裹着一件袈裟，受伤的腿也包扎好了，试着动了动，也不似先前痛了。他感到奇怪，疑惑地说：“我……这是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祁连山下，黑河之滨，佛光普照。”那和尚和蔼地说，“军爷刚才发着高烧，尽说胡话，贫僧捏着一把汗。多亏佛祖保佑，总算醒过来了，阿弥陀佛！”

“师父——”王圆箎想挣扎着爬起来，给和尚磕头谢恩，不承想，挣扎了几次，还是翻不过身来。

“军爷，不要动，你的伤势不轻，”那和尚连忙扶他躺下，端过一只木钵，说，“贫僧只有这点糍粑，军爷先吃几口，填填肚子。”说着，捏了一撮糍粑，轻轻放到王圆箎嘴边。

王圆箎张开嘴巴，慢慢咀嚼着。那是他第一次吃糍粑，刚吃到嘴里，顿觉一股酥油味直往嗓子眼里钻，吃着，吃着，越嚼便越觉得香酥可口，不忍下咽了。

吃完糍粑，太阳已经渐渐西斜。那和尚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说：“戈壁滩上人烟稀少，军爷伤势又重，行走不便。不过，距此十里处尚有一座寺院，贫僧就背着军爷先去那里养伤，不知军爷意下如何？”

王圆箎知道戈壁滩上夜晚难熬，盼不得有个地方先去养伤，可自己一个大兵，人家一个和尚怎能背得动呢？想了想，还是说：“师父前边带路，我就一个人慢慢往前爬吧！”

“军爷是看贫僧没有力气？”那和尚嘿嘿一笑，说，“贫僧自幼练过武功，别说背一个军爷，就是再有一个军爷骑在肩上，贫僧也还健步如飞哩。”说完，

蹲在王圆箎身边，拉住王圆箎的胳膊，不由分说，只轻轻一拉，便把王圆箎背到背上，沿着黑河畔，大步流星朝前走去。

那和尚真有一副好脚力，十里路，只一个时辰就赶到了。寺院不大，依山而建，褐红色的山崖上，十几座石窟错落有致。里面香火鼎盛，僧人又全都是披着红袈裟的喇嘛。那和尚同主事的喇嘛打过招呼，把王圆箎放在一座僧人住过的石窟里，对王圆箎说：“这是一座藏族寺院，喇嘛的话军爷听不懂，不过，佛门子弟都以慈悲为怀，军爷不要介意，还是在这儿静心养伤吧。”

那和尚每天除了念经，就一直守在石窟里给王圆箎喂饭换药。喇嘛们也时常送一些奶茶、酥油果等好吃的东西来。只十天工夫，王圆箎便能独自行走了。他急着要回军营，临走时爬在石崖下一座十几丈高的大佛爷脚下，磕了三个响头，又跪在那和尚面前，千恩万谢，一迭声说：“请尊师留下佛号法名，王圆箎今生今世，刻骨铭心。”

这番话，王圆箎提过好几次了，那和尚都不肯说，临别了，又看他说得这样恳切，这才淡淡地说：“贫僧法名慧远，普救众生乃佛门本分，望军爷切不可挂怀。”

### 三、回头是岸

想到这里，王圆箎脸上猛地像挨了一巴掌，火辣辣的。他慌忙堆着笑脸说：“没有忘记。师父的救命之恩，今生今世做牛做马，也报答不尽啊！”说着，又要下跪。

慧远和尚一把拉住，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老半天，皱着眉头说：“看你气色不好，想必定有为难之事？”

“唉，这回真的到了穷途末路了。”王圆箎鼻子一酸，把军营裁员、无家可归的事，又拉拉杂杂说了一遍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慧远和尚听完，双手合十，双目紧闭，念了一阵佛，临了，平和地看着王圆箎，劝说道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军爷只有皈依佛门，才能摆脱人间苦难，进入极乐世界。”

这话倒真的勾起了王圆箎埋藏多年的一块心病。他暗暗思忖，自己满月那天，

爹娘若依了那对僧道所言，让自己跟他们去了，也许真的就少了这半生里的水祸兵灾、家破人亡的苦难了。如今，混迹行伍，蹉跎半生，到头来却落个无家可归。看来，只有跟着这个好心和尚，寻找归宿了。想到这，他双膝一软，扑通跪到地上，说道：“弟子愿远离恶觉，除真和妄，皈依佛门，恳望师父慈悲怜悯！”

慧远和尚忙扶他起身，说道：“贫僧四海云游，不敢枉为人师。只是西去敦煌，有座古寺莫高窟，俗称千佛洞，虽历经千年，尚香火不绝，实乃佛界第一大名寺。军爷既已真心皈依佛门，贫僧愿伴军爷西谒千佛洞，剃度出家，潜心修行。”

莫高窟，千佛洞，王圆箓本一无所知，慧远和尚这番劝导，他也没在意去听，万般无奈之际，只是礼貌地点点头，便跟着慧远和尚朝西走了。他俩边化缘，边赶路，整整走了半个多月，才来到敦煌莫高窟。

莫高窟在敦煌县城西南四十里处的鸣沙山下。远远望去，三里多长的陡峭崖壁上，四百多座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地排列着。山下的河边上，疏疏落落地有三座寺院。王圆箓跟着湘军，曾来敦煌打过仗，打完仗，部队又急匆匆撤回了肃州，不知道敦煌还有这样壮观的石窟佛寺。当兵的上战场，杀人越多越威风。王圆箓是马伕，虽没亲手操刀杀人，这阵儿站在这样庄严、神圣的佛窟前，想起战场上的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杀戮景象，顿时感到自己也像是成了战争的罪人，还没走进寺院，便扑通跪在河边的草滩上，五体投地，朝着鸣沙山陡峭的山崖磕长头，再也不肯起来。

那时候，莫高窟分上寺、中寺、下寺三部分。慧远是下寺住持。他见王圆箓对佛祖这样虔诚，心里自然高兴，当即把王圆箓扶了起来，领着他一一拜见了各寺寺主，然后把他让进下寺一间清静的僧房，解释说：“军爷先在这里歇息，贫僧这次出游，已经半年有余，这就去看望老方丈，明日再陪军爷去登三危山，看看鸣沙山红日夕照的景致。”

正说着，一个小僧已端着一盘僧饭走了进来。僧饭很简单，一碗小米饭，一碟洋芋丝。这样的饭，要在平日，王圆箓是无法下咽的，可这些化缘的日子里，他跟着慧远和尚有一顿没一顿的，实在有些饿得慌了，还不等慧远出门呢，他已端起碗，狼吞虎咽吃了起来。

王圆箓一连吃了三大碗，刚放下筷子，抹了一把嘴，正要伸伸胳膊腿呢，慧远却拎着一个小白包袱，又笑呵呵走了进来：“阿弥陀佛！真是佛祖有灵，老方丈



明日要亲自主持法会，为军爷剃度。千佛洞一百多号僧人，像军爷这样头天刚到，第二天就剃度的，还从没有过呢。”说着，把小包袱放到桌子上，“这里面是一套僧衣，过会儿小僧再送桶水来，军爷洗洗身子，明日一早换上新僧衣，参加法会。”说完，便急匆匆出了门。

一会儿，那个送饭的小僧提进来一只木桶，倒了一铜盆热水放到王圆箎跟前，说：“军爷，请先洗洗脸，消消劳累。”王圆箎没有理会，眼睛直勾勾盯着桌上的那个小包袱发愣。那小僧见王圆箎突然发起神经，不敢多说，赶紧悄悄退了出去。

盆里的热水变凉了，桶里的热水也变凉了，窗户上一格破裂的白麻纸被风吹得呼啦啦响着，夜已经很深了。王圆箎没有洗脸，没有洗脚，其实，连鞋子也没脱，和衣躺在炕边上，翻来覆去，总睡不着。天一亮就要剃度了，他倒不是舍不得头上这条长辫子，他是怕一旦踏进佛家那戒律森严的门槛，就立时成了这端汤送水的小僧，得从最末一阶台阶往上爬了。那台阶到底有多高，他不知道，要爬上慧远和尚这把位子，怕是到死也没有指望了。

记得那年，脑子一热上了武当山，原想着能学点奇门遁甲的道术，不承想，道长却扔给他一把大扫帚。抱着那把大扫帚，他整整扫了三年紫霄宫的院子，却连大雄宝殿的门槛儿一次都没能进去过。也是实在没了出头的指望，他才不得不从武当山逃了出来。万万没有料到，折腾了半辈子，如今又要来莫高窟扫院子了。难道自己的命里就注定非干这下苦力的营生不可？不能，决不能剃度，决不再干那种侍候人的蠢事。

想来想去，王圆箎决计尽快离开这儿，连夜逃出莫高窟。他翻身跃起，拉开门，正要往外走，突然一阵风卷着沙石扑进门来，打得脸上麻辣辣的痛。他又急忙回转身，把辫子往头上一盘，又从怀里掏出一顶小帽子，刚要往头上戴，忽然眼睛一亮：“嘿嘿，这回有救了！”竟得意地笑起来。

#### 四、佛堂惊变

渐渐地，窗上的白纸抹上一层淡淡的晨光，大佛殿诵经的钟声响了起来，天大亮了。王圆箎撩起铜盆里清凉的水，洗了把脸，又瞅着水中的影子，扶了扶头上的帽子，慢悠悠出了僧房，朝大佛殿的石台阶走去。



王圆箎不紧不慢，一步一步往台阶上爬。他在掂量着自己头上这顶帽子。这是一顶道士帽，还是他上武当山做道士时戴的帽子。那一年下山时，王圆箎什么也没敢拿，只把这项道士帽偷偷带下了武当。四处流浪那阵儿，有时实在饿得慌，便把这项道士帽往头上一戴，骗点布施，混顿饭吃，倒还是挺管用的。后来，当了兵，虽说用不着时常再为填肚皮发愁了，这项道士帽，他却一直当成自己护身的法宝，走到哪，怀里揣到哪。万万没想到，这项伴他多年的道士帽，今天竟真的成了救命符，要帮他度过眼前的难关了。

这时节，大佛殿里香烟缭绕，磬鼓齐鸣。正中香案前，老方丈身披红锦袈裟，结跏趺坐。两旁十几个和尚拱手侍立，都穿着一色的红布袈裟，显得又庄严，又神圣。

王圆箎走进大殿，先朝佛祖磕头跪拜，再转向老方丈，打揖施礼道：“贫道王圆箎拜见方丈！”

大殿里登时一阵骚乱，几个小和尚交头接耳，悄悄议论起来：

“佛堂圣地，岂容道士闯入？”

“听说是慧远师兄引渡，皈依佛门的。”

慧远赶紧上前，拽了拽王圆箎的衣袖，低声说：“快跪下，双手合十，等候剃度。”

王圆箎好像根本不认识慧远，把袖子一甩，高声说：“谁来剃度？贫道是来向老方丈借座寺观修行的。”

老方丈听到这里，厉声问慧远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吓得慧远跪在地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王圆箎乘机向老方丈深施一礼，说道：“贫道早年曾投师武当山，孜孜修炼，后来误入行伍，蹉跎半生。如今实在走投无路了，特来佛窟宝地，参禅悟道，静笃修行。”

这段话真真假假，本是王圆箎昨晚苦思冥想大半夜，瞎编的一套假话，却骗得老方丈连连点头：“佛以慈悲为怀，道徒王圆箎既有心敬佛，就留在下寺点香火吧。阿弥陀佛！”

慧远明明看出王圆箎话里有假，这阵儿也不敢多说，只好忍气吞声，强作笑颜，把王圆箎领出大佛殿。

第二天，王圆箓一身道士打扮，早早出了僧房，从大佛殿开始，一个洞窟挨一个洞窟添油拜佛。第三天，第四天，天天如此，直到把莫高窟四百多座佛窟统统朝拜了一遍。他没读过佛经，只是从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中知道，唐玄奘嘴里老念一句“阿弥陀佛”。添罢油，拨亮灯，自己便也跟着双手合十，默念一句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平时遇见僧人，也总是笑脸相迎，口中还要说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刚开始那几天，寺院里的和尚、喇嘛见一个道士给佛灯添油，都觉得奇怪。渐渐地，又见这道士脸上总是挂着笑，总是一副和善的面孔，知道他虽是道士，倒还真心敬仰佛祖，便不觉得怪了。再后来，互相混熟了，和尚们时常给王圆箓讲一些佛经和本生故事，王圆箓也给他们讲一些道家炼丹和悟道的趣闻，讲到热火处竟不分彼此，谁也不把谁当成异教徒看了。

那时候，莫高窟里大都是藏族喇嘛，汉话说得不好。主持慧远和尚虽是汉人，但他总是昼夜诵经，专心修行，寺院管理和应酬的事儿，常常委托弟子照管。王圆箓手脚勤快，人缘也好，小和尚们便都把一些烦琐事儿推给他干。他倒还真有副热心肠，不管多么麻烦的事儿，只要有人找，他都帮着干。很快，寺院里一些杂务和应酬事儿，自然落到了他的肩上。香客们朝贡愿意找他，连寺里抄经的先生、修补的工匠，也都事事找他说话。就这样，一个外来的道士，竟不经意间成了下寺的“管家”，擅了这座佛寺的大权；而佛寺的真正住持慧远和尚，却只剩下了念经和说法的份儿。

这天，王圆箓找来几个当地的画匠，将一尊唐代塑的文殊菩萨用石灰刷白，重新涂上色彩，还给菩萨肩上披上红纱，手中添了个棉花做的孩儿，取名叫“送子娘娘”。慧远知道后，气得脸色铁青，质问王圆箓：“罪过，罪过，文殊菩萨怎么被糟蹋成这个样子？”

谁料王圆箓不但不认错，反而耸耸肩，不屑地说道：“尊师有所不知，那尊菩萨年代久远，烟熏火燎得连眉目都看不清了，香客也渐渐少了。如今敷彩如新，香火定会鼎盛起来。”

说来也怪，没过多久，求子问卦的善男信女果真多了起来。慧远自知引狼入室，有口难言，一气之下，端上木钵，又四海云游去了。

王圆箓喜出望外，便将下寺改为太清宫，又取了个“法真”的法名，自称道长，掌管了下寺的住持大权。

寺院里的菩萨、罗汉被改头换面，成了天师、灵官，墙上的佛经故事画也被石灰刷掉，画上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。王圆篆看着这些熟悉的神像和故事，又像回到了几十年前初上武当山的那个时候。不过，这回他不再是抱着只大扫帚的小道童，而是能够说话算话的大道**丈**了。他暗暗给自己许下一个愿：把一座被流沙埋掉的洞窟挖出来，在**佛窟**里塑上真武大帝的金身。不料，真武大帝金身没有塑成，**倒**引出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来。

## 五、甬道奇事

王圆篆看中的**佛窟**就在太清宫旁边。

太清宫是一座坐北朝南两进院的庙宇。它的西墙上有座侧门，门外正对着的就是这座被流沙埋掉的**佛窟**。

这天，他叫上**抄**经先生**杨**亦铭，两人信步走出西侧门，只见这座**佛窟**上的窟檐，年久失修，多年前已经坍塌，山顶上的流沙顺着崖壁流下来，堆在洞窟前，天长日久，没人清扫，把洞口都快堵住了。

杨亦铭不是和尚，也不是居士，却不要佛寺分文，来下**寺抄**经。他的小楷**恭**正清秀，简直像是印出来的。**慧**远和尚在时，**抄**经之余，他时常跟**慧**远一起谈天说地。如今慧远和尚被逼走了，他不再跟任何人搭讪，只是**闷**下头一个劲儿地抄写佛经。王圆篆虽说当了道长，**跟**下**寺**原来的和尚、喇嘛到底隔着一层皮，有些事儿也只有跟他商量。

这阵儿，王圆篆指着对面的沙堆问**杨**亦铭：“这堆流沙前几年就是这样高吗？”

“记得我刚来的时候，就有这堆流沙，不过，那时节沙堆还没有那么高，后面的洞口还没有封住。香客们常常爬上沙堆，到洞口去**敬**香。有一年的四月初八，我还跟一个小和尚钻进洞窟去**敬**过**香**。”杨亦铭说得来了精神，嘿嘿笑着：“里面可大哩，正中的中心佛坛上坐着九尊佛身，**背**屏有菩提宝盖，双凤衔草，两侧是飞天起舞，菩萨赴会。这样大的洞窟，在下**寺**，哦，不，是太清宫，怕还屈指可数哩。”

王圆篆也笑了，说：“贫道正想找个大**窟**呢。这就好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**雇**

上四五个工匠，先把这堆流沙清掉。我要在这座大窟里塑上真武大帝金身，把武当搬到敦煌来。”

第二天，杨亦铭雇来四个工匠，开始清理流沙。那流沙积得久了，连洞窟的甬道都被细沙石堵塞。杨亦铭领着四个工匠，整整干了一个多月，才把洞口和甬道里的沙石清完。王圆箎进洞一看，只见洞窟高大，顶呈覆斗，南北两壁上画着佛祖说法图，正中佛坛上一排九身坐佛，坛上背屏直连窟顶。搬掉九尊坐佛，这中心佛坛便成为真武大帝坐镇莫高窟的宏伟殿堂。这不正是自己要建造的神坛吗？王圆箎暗暗称奇，连忙跪在地上，朝佛坛连连磕头，心里却在说：“贫道愿为众佛另筑佛坛，这儿还是让给真武大帝吧。”

这时节，石窟前面小河边的白杨树已经变绿，千佛洞的夏天已悄悄临近了。

王圆箎发愿要找最好的工匠，为真武大帝塑像。好的工匠一时还没请来，杨亦铭见这座洞窟朝向好，每天天一亮洞窟里便有了阳光，下午天正热时，太阳却又早早西沉了，便搬来一只桌子，放在甬道的墙根下，又悠悠闲闲抄起佛经来。

杨亦铭抄经有个习惯，左手总要拖个水烟瓶，抄一行经，吸一口烟。他见靠桌子的墙上有条裂缝，点着烟，顺手就把点烟的灯草插到裂缝上，继续抄写。这一天，杨亦铭抄完经，收好笔砚，抱着水烟瓶，狠狠吸了一口，将灯草插进墙上的裂缝，不想用力过猛，一下插进大半截。他感到奇怪，又用了用力，又插进去一些，再用了用力，一根灯草竟统统插了进去。这是在沙石山上凿的佛洞，怎么会有如此深的裂缝，莫非墙壁是空的？他用手敲了敲，果真发出“咚咚，咚咚”的空声来。他更奇怪了，连忙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圆箎。

王圆箎正在盘腿打坐，听完杨亦铭的话，先是一怔，继而神秘地一笑，小声说道：“唐僧昨天晚上给我托梦，说是他有一笔财宝要捐给太清宫布施修庙呢，莫非真的应在这个洞子里？”

杨亦铭也笑了，说道：“我也估摸这洞壁既然是空的，里面准定藏着什么东西。”

“天机不可泄露，”王圆箎赶紧往前一凑，连连摆着手，说，“你去找把镢头和铁锹来，等天黑后，咱俩先去看看再说。”

这天夜里，等到人们都睡熟了，王圆箎提了盏灯笼，杨亦铭扛着镢头、铁锹，一前一后出了西门侧门。两人进了洞窟，看看四下一片寂静，杨亦铭指着甬道上那

段有裂缝的洞壁，说道：“就这地方。”

王圆篆轻轻用指头一敲，果真发出“咚咚，咚咚”的响声，便跪到地上，口中默默念道：“三藏大法师保佑！”磕头祈祷完毕，转向杨亦铭，指着那块洞壁，说道：“就在这，动手！”

杨亦铭举起铁锨，刚要往墙上铲，忽然战战兢兢地说：“这是佛窟圣地，我……我，不敢造次。”说着，铁锨掉到了地上。

王圆篆瞪了杨亦铭一眼，把灯笼往桌子上一放，捞起铁锨，就往墙上铲去，只听哗啦一声，一大片墙皮掉了下来。两人吭哧吭哧地干了半夜，这才露出一个小洞口。洞口周围用青砖、石块封砌得很结实，铁锨铲不动，他又拿起镢头向洞口四边的砖块挖去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只听轰隆一声，青砖、石块塌了下来，却见里面露出一个洞来。

尘土还没有散尽，王圆篆已猫着腰钻了进去。洞不大，一股土腥味儿直往鼻子里钻。借着微弱的灯光，只见一捆捆白布包，一层摞一层，直摞到窟顶。他喜出望外，急忙顺手抽出一个白布包，打开一看，却是一捆写在纸上的佛经，再抽出一个布包打开来，还是一叠佛经。“妈的！”他忘记了是在佛堂圣地，口里竟喊出当马夫时骂人的脏话来。骂得来了神，一用力，把一大摞布包全都抖落在地上，再看，还是佛经。有汉文写的，也有藏文写的，还有一些经卷，字迹曲里拐弯，怪好看的，却一个字也认不出来。他撂下卷子，又爬在地上一点一点往前摸，摸了大半天，巴掌大点空地摸了个遍，却连一枚铜钱都没有摸到，气得一下子坐到地上：“唉——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再也不想动弹了。

## 六、洞里世界

杨亦铭听不见洞里响动了，还以为王圆篆出了事情，急忙提上灯笼，钻进洞子，只见一丈多见方的洞子里全是经卷，有成捆的，有散乱的，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王圆篆坐在一捆经卷上正发愣呢，见他进来了，神情沮丧地说：“唉，哪有珍宝？空欢喜一场。”

杨亦铭顺手拣起脚下一本经卷，打开一看，是一本《金刚经》，前面有一篇抄经人写的《抄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》，写明抄经时间为唐天复八年。他又随手

打开一轴白布卷儿，里面竟是一幅画在绢上的千手千眼观音像。

王圆箎没有得到财宝，两眼直愣愣朝正面墙上盯着，只见墙上画着两棵树，东侧树上挂着一只布袋，树下站着一位执杖持巾的女子；西侧树上挂着一只水壶，树下立着一个和尚。从画上看，那布袋是空的，水壶里大概连一滴水也没有，哪里会有财宝呢？他真后悔不该瞎编唐僧托梦的假话。记得小时候，他倒真的时常梦见唐僧、孙悟空，几乎每回梦见的都是跟着唐僧、孙悟空驾云上天，每回又都是从云端上掉了下来，吓得哇哇叫着从梦中惊醒。自打上武当山后，就再也没有梦见过唐僧了。今儿在太清宫，他正愁修庙的资金不够，正想出去化缘呢，听杨亦铭那么一说，当即判定洞壁里必定藏有财宝。他又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生怕杨亦铭要说这财宝是人家发现的，于是灵机一动，瞎编说唐僧已在头一天夜里早给他托了梦，是给他王道长的。谁料想，忙乎了大半夜，竟连一枚铜钱都没有拣到，这让他这张道长的老脸往哪儿搁？他没有说话，起身就要往外走，杨亦铭递过一本《金刚经》，兴奋地说：“道长，这是唐代人抄写的《金刚经》。”说着，又递过一幅绢画：“这幅千手千眼观音画得多好！”

王圆箎展开绢画，借着灯光看时，只见观音菩萨跌坐在一个很大的圆盘之上，众多的小菩萨和神灵，很对称地环列在观音的两侧。观音面容慈悲，神态安详，向外伸出一千只手臂，每只手臂的掌心，又都长着一只眼睛。每只眼睛都闪着慈祥的光，都在瞅着他，给他一种吉祥和温暖的感觉。再看那本《金刚经》，上面果真写着“唐天复八载，岁在戊辰四月九日”，他一下吃惊得目瞪口呆，半天才说：“噢呀，这样古老的佛经、佛画！”

“这本更早，是天宝二年的写经。”杨亦铭又递过来一本佛经。王圆箎还没顾上翻呢，杨亦铭又高兴地喊了起来：“呵，这本《王梵志诗卷上并序》，《全唐诗》上都还没看到呢，这里竟还保存着。道长呀，唐僧托梦赐宝，可真送了你这一洞子珍宝啊！”

王圆箎到底聪明过人，这阵儿他也感到了这些经卷的分量，便又拣回了唐僧托梦的假话，装得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嘘，天机不可泄露。这事只能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可千万不能传出去。”

这时，窟外甬道南坡上的瓔珞重幔在晨曦中渐渐显露出来。天，大亮了。王圆箎一边整理着散乱的经卷，一边对杨亦铭说：“叫两个木匠和泥水匠来，给这



个小洞窟装扇小门，小心佛经散失了。”等杨亦铭出了佛窟，他又一个人在那些还没有动过的经卷里翻腾起来，原本指望能找出点金饰银两来，不料，翻着翻着，竟翻出一本《老子道经下》和一本《老子化胡经》来。他眼睛一亮：“哦，原来这莫高窟几百前就是咱道家的天下了！”连忙走到洞口，借着甬道上的晨光，刚要细读，杨亦铭领着木匠、泥水匠，匆匆忙忙已经赶来了。

这一天，大概是王圆箎这些年来最得意也最劳累的一天。为了防止杨亦铭和工匠们偷窃佛经，他一直守候在甬道上寸步不离，直到小门装好，自己亲手将一把大锁挂在门上，才离开了佛窟。

刚进西侧门，只见院子里一帮画匠、塑匠正在等他，这才猛然想起，今儿是五月二十六。十天前就择定了今儿这个祭祀吉日，要在大窟里祭祀动土，搬走佛像，塑上道教诸神。不料一忙乎，竟将这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。

这阵儿，看看太阳已经偏西，王圆箎急忙唤来僧徒，率领众工匠，重出西侧门，到清泪流沙的大窟里点灯焚香，鸣磬诵经。他还让杨亦铭写了一篇祭祀的长文，先说莫高窟如何如何好，接着说道教诸神西行播道，无处栖身，如何如何可怜，最后又说九位佛爷、菩萨情愿让出这座佛洞，让王圆箎修建道观，诵经播道。实际上是把逼着九位佛爷、菩萨搬家说成了是菩萨的自愿行为。拜完佛，诵完经，王圆箎又跪在大殿上，把这篇文章咿咿呀呀念了一遍，然后一把火，燃化的纸灰轻轻飘忽着，直上洞顶。

## 七、唐僧显圣

这时节，天已黑尽了，剩下的便是工匠们的事了。王圆箎率领众僧徒走出了佛窟。

回到僧房，他已经很累了，脱了道袍，就想睡觉，忽听呼啦一声，道袍里掉出两样东西，急忙点亮灯，拾起来看时，却是《老子道经下》和《老子化胡经》。《道德经》他时常念，这阵儿已累得念不动了，便放在了桌子上。《化胡经》是个什么经，他却从未听说过，出于好奇，便就着灯光看了起来。谁料，这《化胡经》上讲了一件足以使所有和尚和喇嘛退出莫高窟的事情。他看着看着，竟情不自禁地念出声来。



原来，《化胡经》上说，老子曾到西藏和印度去**播**道。如来佛亲自率领众弟子听老子讲经，还把老子**拜**成了自己的师父，愿意跟着老子诵读《道德经》。王圆箎捧着《老子化胡经》，反复读着，后悔自己平日不读书，这样重要的经典，自己竟毫无所闻。刚才在佛窟诵经时，如果通**诵**一遍《老子化胡经》该多好。你们的佛祖如来**早**都拜倒在我道家门下了，别的什么菩萨呀，金刚呀，还算得了什么？

他正这样想着，忽然觉得前面走来一个和尚，再看时，自己不是在太清宫，而是在肃州城外的河边，那和尚竟是慧远和尚。他先是一怔，觉得很尴尬，正不知道怎样施礼，忽然想起刚刚念过的《老子化胡经》，便登时壮了胆子，俨然以一个老朋友的口气说：“啊呀，**慧**远老弟，你能赶来听经**播**道，贫道欢迎呀，不过，”说到这，口气顿时严肃起来，“再进太清宫，可要服从道家规矩。”

慧远和尚没有说话，满脸盛怒，继续朝他走来。他有点胆怯，急忙往后退去，边退，边眯眼再细看时，和尚有一丈多高，两眼闪光，两耳垂肩，哪里是慧远和尚？这时，已退到河边了，实在无路可退了，便**爬**在地上，连连磕头求饶道：“佛爷息怒，佛爷息怒，小道不敢造次。”

和尚这才开口问道：“你可是道徒王圆箎？”

“小道正是。”王圆箎边磕头边说。

和尚又说：“你让一帮人砸了佛窟的菩萨，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？”

王圆箎这阵儿倒镇定了许多。他当过兵，经的世面多了，心想，别看你膀大腰圆，论拳脚，说不准谁输谁赢呢？贼眼睛滴溜一转。试探着说：“不知佛爷住持哪家寺院，这事儿……”

“恶道休得无礼！”王圆箎一句话还没说完，只听一声大喊震得他头皮发麻，赶忙偷偷拿眼一瞟，只见孙悟空手提金箍棒，站在和尚身边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真是狗眼不识泰山，敢在吾师面前如此猖狂，让老孙一棒结束狗命算了。”

“师兄且慢，”王圆箎**正**吓得心惊胆战，忽然，猪八戒从孙悟空身后走了过来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说，“这恶道用不着师兄动手，我老**猪**一铁耙就送他见阎王去了。”说着，一把大铁耙直向王圆箎头顶砸来。

“大仙饶命！”王圆箎吓得抱头往后一退，却扑通一声跌进河里。他急忙在水里挣扎着，呼喊着：“救命呀，救命呀！”喊着，喊着，**竟**喊了醒来。睁眼一看，

灯里的油已快干了，手里的《老子化胡经》不知什么时候掉落在地上，书页上的火苗呼呼闪动着，正要起火哩。他赶紧蹭蹭两脚，把火苗踏灭，捧在手里看时，心爱的《老子化胡经》只剩下半部了。他不愿再看这本残经，轻轻扔在桌子上，这时，才感到浑身水淋淋的，用手一摸，头上身上大汗淋漓，真如同刚从水里钻出来似的。

王圆箎换了件衣服，又穿上道袍，想静静心，念念《道德经》，梦中的一切却不时浮现在眼前，像是在做梦，又像不是。一切都真真切切，莫不是三藏大法师大显圣，不让冒犯佛门？他不觉心头一怵，连忙推开门看时，天已大亮了，刚要抬步，眼前一黑，猪八戒的那把大铁耙又像是直愣愣朝着他的头顶砸来。他神经质地抱住头，再朝天上看看，天上碧空如洗，什么也没有，这才迈出门槛，拐出西侧门，直奔那座佛窟。

佛窟里，尘土飞扬。中心佛坛上的八尊菩萨、金刚已经没了踪影，中间主尊位的头肩已被砸掉，一个工匠抡着大铁锤，正在胸前猛砸。

王圆箎老远边跑边喊：“住手！”

工匠们听说，连忙停住手里的活儿，围了过来。王圆箎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不要砸了，把佛爷照原样重新塑好。”

工匠们以为王圆箎玩起什么花花点子，又要扣工钱了。齐声说：“我们的工钱呢？”

王圆箎出了一口长气，这才笑着说：“工钱照付，一文不少。只是佛像要塑得跟原来的一模一样，丝毫不差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像是顿时释去了心头的重负，越发变得和善地说：“佛道本是一家，贫道既尊道规，又奉佛法，就像你们又塑老君爷，又塑如来佛一样，决不干那种抑佛扬道的事儿。”

那个刚才抡着铁锤，狠砸佛像的汉子，把铁锤往地上一扔，凑兴地说：“道长有这菩萨心肠，这劳什子早该撂了。”一句话，逗得在场的工匠们都笑了。

## 八、深夜遇盗

九尊佛像又依照原样重新塑了起来，虽说服饰艳丽，坐姿如旧，但塑像的神态却个个变得古板呆滞，俗不可耐，简直像是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帮佛爷们的替